人文视点

情倾鱼桑游大朴

——王似锋“百印鱼桑”水上篆刻艺术装置展述评

马青云

2024年元旦，坐落在大运河畔的湖州桑基鱼塘布局了一个水上篆刻艺术装置展，名为“百印鱼桑”。此展于2024年1月5日湖州南浔第十五届鱼文化节开幕式及研学上进行了主题对谈。

这次展出的作品是由湖州鱼桑文化研学院与湖州笔道艺术馆创始人王似锋创意设计装置在鱼塘水面百余幅篆刻印花的展览，可谓独树一帜。

百余枚印章的内容取材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湖州桑基鱼塘系统的千年鱼桑文化。从人文景观、耕读传家等多角度搜集素材，梳理整合成一个系列。系列分为“美景、古桥、古迹、古址、堂馆、花鸟、美食、茶点、农具、研学”等10组，每组列有10余个名词而形成了一个“鱼桑”主题。

王似锋十年来沉浸于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湖州桑基鱼塘，行走于桑陌塘堤间，体验农耕生活。关于举办这个展览的初衷，王似锋说：“桑基鱼塘是一个活化的天人合一系统，它不仅仅是单独的农业遗产，它更是一个文化遗产。几千年的农耕历史发展至今，许多古址名迹、农作工具等都已不见了，但它的文化遗韵仍在。如‘蚬壳湾’‘扎八潭’‘先生浜’等古地名，是典型的江南水乡特色的，富含桑基鱼塘风韵的宝地，我常读着地名或行走、或驾小舟去寻找那些‘湾、潭、浜’的遗迹，遗憾的是它们在慢慢消失。于是我想用文字刻在石头上把它们记住。前年的行动是把石刻安装于荻港水上古道帮岸上。今年又将篆刻印花装置于水上展。”

这个办在水面上的篆刻展，是一次传统艺术和时尚文化的审美融合，突出的是一个“新”字，新年、新气象、新载体、新创意，聚焦历史文化在新时代焕发的青春活力和迷人风采，以传统国粹打造新潮文旅，这是一个新的创举。

王似锋的篆刻艺术虽然不多见，实际上早已闻名。著名书法家朱培尔评王似锋的篆刻“有独特的思考与手法，已经形成了大篆的结构融汇汉砖文等民间篆书的散落与率性，以粗头乱服的刀法为之。”这次展示的篆刻作品取法广泛，有甲骨文、钟鼎文、汉印、封泥、简牍、陶文等，使他的篆印风格自然灵动，纵逸奇崛，游离散落，古朴浑厚，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内容以“鱼桑”这一传承千年的农耕传统以及这一传统的主要基地荻港古村文化为表现对象，表现出一种与鱼桑传承和古村文化相比配的大朴之美。这种大朴之美从篆刻艺术来看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以书入印。王似锋书法功力深厚，不仅真楷行草写得雄秀朴茂，真力弥满，金文小篆也写得婉约通达，元气充沛。正因为书法有此功力，所以其印也有大气朴厚的意味，与他的书风相吻合。有一些印采用象形文字，如“渔网”让人感觉十分古朴。二是使刀如笔，追求奏刀过程中的笔意感，其中笔意的苍茫朴涩需用钝刀的刻法来完成。由于用刀略钝，即使以淋漓畅快的冲刀法，也显得含蓄浑融，刀锋深沉于印石，冲切并用，沉着痛快而朴厚温和，锋不外耀，内敛涵浑。如“油菜花”一印。三是章法浑成。借鉴甲骨文、钟鼎文大小不一、错落有致的布局，一字有一字的章法，全印有全印的章法，绝不脱离整体而自行其是。其中字形的大小，线条的疏密，虚实的变化，都通盘考虑，苦心经营，因而其印颇有画面感，有天趣，有味道，给人以朴实浑成之感。

王似锋的创新意识比较强，而且有思想，接地气，所以他的艺术创作显得更为开阔，更为生动，也更符合社会需要，他的篆刻作品很有新意。他在为生物多样性主题打卡点刻了一方“快乐薯芋你”，是一次远古甲骨文与现代网络词的碰撞，让人沉浸式地体验篆刻艺术，一词多字，谐音多意，俗接地气，雅趣娱人，新意迭出，又入情理。他在一方“菱湖雪饺”中有记创作感想，“此石脆爆，刻时已无望，后看印花有雪饺意，留存。”印面爆裂的石花与雪饺的白糖粉可象可意，不经意间成了一件佳作。

桑基鱼塘

渔网

菱湖雪饺

而且此印借鉴封泥和烂铜印的朽烂形貌和篆字线条的浑厚，形成朴茂之气，具有质感、涩感、毛糙感的金石气，不可多得。“桑基鱼塘”一印，线条或正或斜，姿态前俯后仰，布白大开大合，将对桑基鱼塘的情深凝聚于笔端刀下，传递给观众的是字，是形，是画，是意，更是情。

王似锋与荻港的渊源很深，这里是他的祖籍，从小就由父亲常带他去看望祖母。近年来，荻港又成了他展示才华智慧的舞台，书写了一篇又一篇鱼桑文化的精彩篇章。他的老师刘正成先生说得好：“王似锋的艺术想表达荻港渔村的变化、他对这里的激情。作为一名书法家、一位艺术工作者，他在这个地方参与生活，给我们做出了一个表率，阐述了书法家怎么与生活有关系”。

生活是艺术重要的基础和滋养的源泉。中国的篆刻艺术为什么能够经久不衰不可替代？就是因为生活这一重要基础。把篆刻艺术带入生活，让生活走进篆刻艺术，这就是王似锋这次举办的“百印鱼桑”——水上篆刻艺术装置展的意义和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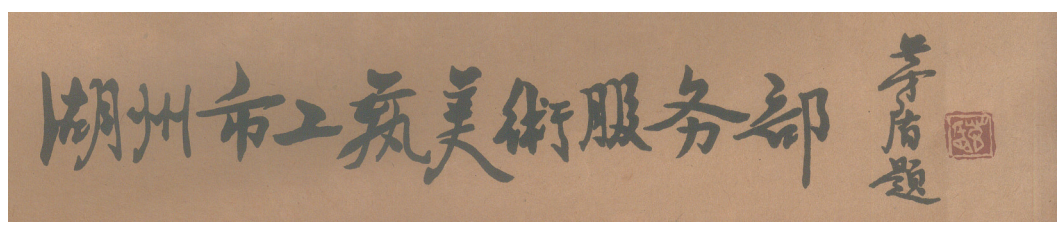
读城

湖州“蟹墩子”上的商铺（上）

洪明强

湖州是江南著名的水乡古城，城池不大，人口也不多。1949年后，湖州城的商铺主要集中在北街、衣裳街、红旗路一带，而最集中的一块区域就在“蟹墩子”上，“蟹墩子”从市中心骆驼桥中百公司，北至人民路不到150米左拐进同岑路，当年的街道不宽，狭窄的地方不超过10米，向西延伸至爱山街，长约300米，但“蟹墩子”在人民公园前同岑路与志成路交叉口，又拐入了志成路，同岑路在“蟹墩子”上的实际长度只有200米。而志成路从红旗路口起，一直至公园路、紫城巷口，长度要超过350米，志成路在“蟹墩子”上的长度约250米。比同岑路在“蟹墩子”上的街要长，街道也要宽。出志成路，“蟹墩子”沿红旗路向东北至骆驼桥中百公司，长度也仅250米。也就是说，当年湖州城的商业中心“蟹墩子”，绕一圈长度也不到千米。那么，湖州人为什么叫这个圈为“蟹墩子”？从老地图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圈确实很像只螃蟹墩子，“蟹墩子”的叫法是因地形而来的。

在“蟹墩子”狭窄的街道上，聚集了湖城几乎所有的商贸、餐饮，小吃、酒楼、浴池、文化、电影院、书场、戏馆、公园、娱乐、照相馆、新华书店、图书馆等等。从骆驼桥、湖州大厦、中百公司一路走，北面的人民路、北街的交叉口，这一带解放初俗称叫“鱼行口”，鱼行口有很多商铺，有王大盛纸店、洋油公司，广和颜料店，老板是高古声的儿子高士金，他是湖州商委会常委。1949年后，二层楼中百公司，是湖州最大的百货商店，故改称骆驼桥中百公司一带。



茅盾题牌

中百公司是原湖州城里最大的一家经营百货二层大楼，上世纪90年代拆除后建起了一幢12层楼，是当时湖州的地标建筑，楼顶有一口大钟，钟声每天响彻在湖城上空。隔壁原叫三开间墙门堂食品店，经营糖果、烟酒、腊肉等副食品，这家店当年在湖城很有名气。70年代末改建成一幢四层楼房，湖州糖业烟酒公司在三四楼办公，一、二层为副食品商场，是湖城仅此一家能使用“外汇券”的商店，更名为“湖州食品商店”。边上原是湖州皮件内衣厂厂房，后嫌厂房面积受限制，迁移至吉山南路，厂区面积扩大了好几倍，改名“湖州针织内衣厂”。1981年5月，湖州工艺美术服务部迁入，店招上的字，由著名文学家茅盾先生书写。该店经营黄金、玉器、砚台、湖笔、羽毛扇等工艺品，经理叫曹雪江，是湖州羽毛扇第二代传承人。店北是湖州物资局门市部，经营各种机械设备。北边隔壁有三家缩在里面的小杂货铺，经营各种针、线团子、头巾等小百货日杂品。

路对面的北街口有两家中华老字号：方老板的震远同食品店，隔壁的诸老大粽子店。还有戴春林百货店，路对面有湖州商业局办公大楼，楼下有湖州食品公司鲜肉店，兼营各类腊肉、金华火腿等，往北有“亨得利”钟表店，这家店，曾是湖州地区最大的一家钟表店，各类钟表品种齐全，也是湖州唯一一家出售进口手表的商店，“亨得利”是以前从志成路上搬到人民路口的。边上是1983年建造的湖新影剧院（又名新湖影剧院），剧院拆除了里面的新业场戏馆，也叫人民剧场，不过，那时已经停演。在这个原址上扩建成一座大跨度钢架结构的电影院，有中央空调，是那时设施最为完善的一家电影院。新湖影剧院边上还保留了一幢清代的古建筑。50年代，古建筑上有个酒楼叫“同丰楼”，同丰楼后因人民路拓宽，迁到了志成路上。边上有间老屋的灶披间，早年就开了一个老虎灶，府庙前、附近商店里的员工都去老虎灶里打开水。

穿过人民路，就是同岑路的入街口，北侧是供销系统的水果茶叶店，三开间店铺，是当年湖城水果店中最大的一家。水果店北侧人民路路口为吴兴县供销合作社。水果店往西隔壁是湖州服装厂驻同岑路门市部，厂址在小西街，后又搬到了南门汽车站旁。有个姓卢的常州人，在服装厂门市部边开了一家刻字社，柜台里放满了为单位刻好的圆公章。边上是老杨开的小人书出租屋，一到放寒暑假，店堂坐满了看书的小孩，因为在店里看小人仅需一分钱。（70年代初，买一本小人书一般需一角钱）书店旁是盛记百货店 。紧靠西边的是两大开间的湖州寄售商店。今天，我们这一代人也许不懂，什么叫寄售商店？寄售商店就是把自家的财物，寄托在店里代为销售，商品出售后，店主从出售的商品中拿点提成，这家店在六七十年代生意十分红火。寄售商店隔壁有家“红星”钟表店，店堂里的墙上挂满了各种机械挂钟，每天叮叮当当敲个不停。西面是湖州最大的一家棉布丝绸商店，独家经营湖州永昌绸厂生产的“庐山纱”、双波缎，达昌丝绸厂的织锦缎被面，棉布店里花式品种繁多。

绸缎布店西面有一个半圆门堂，里面有一栋百年的西式青砖三层洋楼（后成了湖州图书馆）。当年，楼外同岑路街上曾有一个牌楼，楼后有健身露天小广场、篮球场。60年代末，这栋楼曾是城区总工会的办公驻地。隔壁是湖州第三街道所属的工艺美术商行，经营美术画、石膏像、锦旗、划配玻璃等，还经营过花圈。再往西同岑路与志成路口，也是一幢三层百年洋楼，叫“新新”公司，是上海人来湖州开的，底层曾是湖州第一家自行车大卖场。

旁边紧挨一家钟表修理店、香烟杂货店。同岑路与志成路是湖城的黄金地段，来往的人每天川流不息。同岑路与志成路交叉口北面是人民公园（前称吴兴公园），公园内古迹众多，有爱山台、韵海楼、墨妙亭，有一棵几百年树龄的“圆柏”树（今还在，是市级树木保护单位）。

再往西有半圆形门堂，里面曾是爱山小学原址，上世纪60年代搬到虹门口后，湖州城建委迁入学校旧址。再往西是爱山街。往回走，右侧是原湖州市总工会，工人文化宫，70年代末，笔者常去总工会图书馆看书、查资料。曾听年近80的湖城钱坤源先生说：民国时，湖州达昌绸厂的两层办公楼就在总工会原址上，东面有达昌绸厂的二层厂房，底层为织造车间，二层为准备车间。那年，达昌绸厂自己配备救火洋龙会（消防队），有一辆消防车，救火队员配备头盔，防毒面具，厂区里还建有一个消防水池。厂房沿街围墙外，建满了各类商铺，有米行、烧饼油条店、生面店、五金白铁皮修理店、中西式裁缝店等。为不影响居民的正常生活，和扩大丝绸生产能力出口创汇，1962年，达昌绸厂整体搬迁至东门锁苕桥下。直到上世纪60年代末，才将达昌绸厂的部分厂房拆除，建造了湖州市总工会和工人文化宫。

东面靠近志成路一大片区域，曾因一场大火，成了大片空白地，60年代初，这块空地上成了演杂技、变把戏、摩托车飞车表演、动物展览的场地。后总工会出资在志成路口，建造了工人俱乐部电影院，和人民公园成为湖城居民休闲娱乐的地方。

曾经的湖州市总工会工人俱乐部位置现有了新业态

同岑路的南侧往回走，第一眼便能看到一口古井，这口古井在同岑路边与人行道之间，井的东南方有一爿炒货糖果店，二开间店面。正对古井的店面是长江照相馆，楼上楼下一开间店面，楼上拍照，楼下冲洗胶卷，承接拍照取照业务，生意还蛮不错的。此店后迁移至红旗路爱山街口，直到爱山街拆迁。照相馆后转让给湖州皮革厂在此修理皮鞋。皮鞋店往东是爿绍兴人夫妻俩和妻子的哥哥三人合开的瓜子花生糖果店，店主姓叶，他们和气待客，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旁边是邮政局在同岑路的门市部，由于总局和该门市部相距较近，在80年代中期改为工商银行储蓄所。往东向前至守仁巷口，有一爿供销系统开的二开间酱酒商店。隔壁还有一爿单开间水果店，因紧靠人民电影院，每天营业到很晚。过守仁巷，是江南春饭店的分部。该分部创办于1961年，当年政府号召以“薯”代粮，吴兴县粮食局在这家饭店里开办了“薯类食品厂”，专门出售番薯类的圆子、糕点，在那个特殊的时期，生意还是蛮不错的。后并入饮服公司，店名改为多味馆，主营各种盖浇饭，夏季还经营冷面、冷饮。

人民电影院以前是个戏院，叫“开明戏院”，后来才改建成人民电影院。进电影院看电影，先要过二间通的楼道，墙壁上贴满了各种电影海报（楼上住着居民），才能进人民电影院。当年这家电影院的电影票很紧俏，电影票常在下午就已售完。

人民电影院东隔壁，是“天韵楼”茶馆，也经营咖啡、冷饮之类的适合年轻人的休闲饮料。再往东有家茶叶店和一家渔网草席绳索杂货店，邻店是大中华电料行，主营电灯泡、安装电表、上门家电维修等服务，这家店后被五交化公司合并，80年代经营电视机。店旁有一条小弄，弄里有父子俩开的一家小人书出租屋，几年后儿子进厂当了工人，父子俩撤摊。又有一对姓王的夫妇进弄开了爿炒货店，由于地处繁华地段，做什么生意都兴旺。弄东是赫赫有名的湖州“白玫瑰理发店”，店里的理发师，都是湖州城里理发技术最好的，笔者有个邻居就是店里的高级理发师。东同岑路口就是“泰和”大药房，这家药房原先在人民路街对面，只有一开间营业房。这家店原是慕韩斋中药店的，60年代初慕韩斋中药店为扩大经营范围，搬到了彩凤坊。泰和药房搬入，扩大了营业面积，中西医结合，成了湖城最大的药房，药房还在人民路的口子边开了一个小窗口，半夜里方便患者买药取药。

茗上漫笔

张钧衡刊刻《适园丛书》

蔡圣昌

张钧衡（1872—1927），字石铭，号适园主人，吴兴南浔镇人，光绪二十年（1894）中举。南浔“四象”之一张颂贤长孙，张静江堂兄。中举后继承祖业，在江浙沪等地经营盐业、丝业、典当业、房地产。为晚清至民国初年沪上巨富。张钧衡爱好古籍善本、字画、金石碑刻。与吴昌硕、刘承干、缪荃孙、王一亭等文人墨客相交友。为西泠印社发起人。张钧衡除了收藏以外，还刊刻适园丛书十二集，七十二种，七百余卷。

张钧衡刊刻《适园丛书》请了三位名士作序：朱祖谋、缪荃孙、罗振玉。

朱祖谋，原名朱孝臧，浙江归安埭溪上疆村人。晚清著名词人。缪荃孙，中国近代藏书家、校勘家、金石家，中国近代图书馆的鼻祖。罗振玉，祖籍浙江上虞，生于江苏淮安，中国近代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金石学家、目录学家、校勘学家。

古人刻印“丛书”历史悠久，罗振玉序言说：“勒石之世已有丛书”。“勒石”是古代在石头上刻字。“丛书中尤宏大者莫过于四库全书，合四部之书而为一盖，古今中外莫之与京也，然卒以编帙宏富，故虽当全盛之世，亦不克刊行。”缪荃孙说：“前明程荣刻汉魏六朝著作始以丛书名之，由是诸家叠起，曰唐宋丛书，曰格致丛书，最后以斋堂名，直曰某氏丛书而已。”程荣为安徽歙县人，明代后期徽州著名刻书家，他以刊刻《汉魏丛书》著称。

三位名家对张钧衡刻书之事给予充分肯定。朱祖谋序言中说：“吾湖张君石铭投袂而起，广收图籍，超越时流卓然，名满天下，所藏之富不减丁陆，又不自私，择罕见之书付诸梨枣，嘉惠海内后学，其意深矣。”缪荃孙说：“自新学日行，旧学日落，焚坑之祸寓于无形，而世之守旧学读古籍者曾有几人？况石印铅字群趋若惊，剞劂之匠往往改业。石铭负填海之心，抱障川之力，招金陵书局之旧人而与之更始，择本必善选工，必精原书，跋语虽无关宏旨者不敢轻削，其间流移授受之原委，与夫反复订证之。”罗振玉说：“吾乡张石铭观察者，吾所知之一人也，张君固尝刊适园丛书矣，其成者高已数尺，遴选皆善本，观察好古，笃志其刻书也，汲汲如不及……”（张石铭1894年中举，后担任道员一职，也称道台，观察是道员尊称）。

《适园丛书》所刻印的书籍，大多为稀见孤本，有的虽有刻本却久未得见，有的则为手稿本。朱祖谋序言说：“内阁千顷堂两书目、敬乡录、鲁春秋群雄事略，自来无有刻本。文馆词林则从各处荟萃之。百宋一廛书录、汉石经考异皆稿本。月隐先生遗集、魏书地形志集释，虽有刻本久未得见。”

《适园丛书》第一集第一种，刊印《百宋一廛书录》，此书为苏州黄丕烈所创。黄丕烈喜爱藏书，尤其喜爱旧刻，所藏书多善本、秘本，因为独嗜宋本古籍，自称“佞宋主人”，藏书楼专门辟一房藏宋本图书，称为“百宋一廛”，“廛”的意思是宅院。这百十余本宋椠书有的残缺，有的只半部，黄丕烈仿效宋代晁公武、陈振孙作藏书题解，将自己所藏的宋椠书逐一编号，做成一百余篇题解，即《百宋一廛书录》。手稿于嘉庆八年（1803）写成后并未刊刻，后黄去世，书稿流入湖州皕宋楼主人陆心源处。后由张钧衡购得，刊入《适园丛书》。

《适园丛书》第一集第二种刊印《魏晋地形志集释三卷》，为乌程温日鉴校异。温日鉴，晚清南浔人，乌程监生，喜好收藏，嗜金石文字。温日鉴博考水经注、两汉志、晋志、宋志、隋志、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九域志，为之注释，考订甚详。古人说：“史莫难于志，而地理为甚。”因此温日鉴的考证有重要史料价值。此书写成后，手稿流失，后为皕宋楼陆心源收藏。

敬乡录十四卷，为元代吴师道撰写，专录乡贤自梁迄宋共七十余人诗文或事迹。此书只有传抄本，校勘不便，张钧衡从《宋诗纪事》《续宋诗纪事》《姑苏志》《三唐人集校》等古籍中寻找，互相参校，始得刊刻。

每一种书刊印后，张钧衡都在书后作跋。可见张钧衡对刻书的重视。仔细拜读张钧衡的题跋，大部分作于1913、1914年。那段时间，正值民国初年，新学时兴，古籍之类旧学日落，许多前朝遗老因为经济困难也纷纷抛售古籍，许多古籍珍本廉价被日本商人收购，南浔丝商张钧衡、刘承干等面对古籍流失，深感痛心，因此萌发收购图书的念头。从抢购古籍又到刊印古籍，能够见证他们为保存国粹所费的心血。据南浔刘承干《求恕斋日记》记载，刘承干那个时期也在上海刻印《嘉业堂丛书》，他和张钧衡一起聘请缪荃孙担任总校。每一个月支付缪荃孙一百大洋，二人各承担一半。每一种图书刻印之前，先送给缪荃孙把关审核，看是否值得刻印。将书目选定后，还要花钱找名家帮助校勘，因为古籍大多残缺不全，必须寻找其他版本印证补充。然后再找刻书匠刻印。当时，国内许多知名的刻家都慕名而来。